東萊博義

巻一

東都本桂十三冊 八巻八冊ナリ

昭和五年五月書入レ
此書ノ板本ハ十二巻四十四冊ナリ

其旧刊ニ比シ初刻ヲ省略セシモノハ一巻

（甲）少キ本アリ

（乙）此翻本ハ一巻ハ十六冊ニテ了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目録

卜筮　曹劌諫觀社

卷之四

晉殺其世子申生　齊侯救邢封衛

管敬仲言宴安　齊仲孫湫觀政

晉里克　衛懿公好鶴

齊寺人貂漏師　鄭孔叔申侯

齊伐楚　楚滅弦黃

卷之五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辭鄭太子華

葵丘之會　衛侯遜位激民

卷之八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目録終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出處】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

【主意】此篇以莊公用心之險立說謂莊公陷叔段於罪而斃之猶釣者之誘魚獵者

（之誘獸其用心之險至於舉朝舉國墮其計天下後世受其禍可謂險之至矣只一險字作終篇血脉）

鉤者負魚魚何負於鉤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此引喻立意之格）且為鉤餌以誘魚者鉤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鉤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此二句言叔段無知不足責）天下寧有是耶（結上文意言論者不責莊公而責叔段無是理也）莊公雄猜陰狠（四字形容莊公至險）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藏匿成賊之機使其狎昵無畏）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養其弟之過惡使成就其大罪）甲

兵之強(太叔甲兵)具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太叔京城過百雉○城大丈為一堵三堵為一雉)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遇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逞而反誅其逞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

京之後伐鄢之前（封京是武姜請京時伐鄢是太叔入鄢時）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此時雖未殺弟而念念常存與真殺弟何異）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應前惡與之俱是罪與之俱深）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此段別立新意而以險字貫上段血脉）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言子封隨莊公之計公子呂字子封）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出將仲子序）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

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發大亂不知莊公一正欲
得小不忍之名一事言許人隋莊公之明是率國之人皆隳其
許乎矣莊公之機心藉甚已也魯隱之十六年莊
公封許叔其年齊魯鄭入許因而置守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叢段京民作亂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謂出奔共况能久有
許乎謂一家尚不和論其許國何有其為此言東業斷是莊公欲以
欺天下也用心之險欲欺天下使人伐太叔非出於本心魯莊之十六年
其時鄭莊公已立鄭公父定叔出奔衛時鄭厲公治殺雍糾者公父定叔
鄭奔三年而復之三年後厲公度君定宗臣曰言厲公不可使共叔
無後於鄭共叔即叔段也定叔叔段之孫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

東萊議云以此事觀之則是（莊公既受太叔復為之立後）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用心之險發欺後世使知太家雖有罪我猶不絕其祀）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總上文四節）噫嘻（裏息）（面言）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岌岌旨親總以險然之一字斷發篇意）

（此是一篇結尾別立新意）將欲欺人必先欺心（接上段欺字立論血脈不斷）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又以欺字）（分害之輕重）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謂受欺者）在此者所喪

甚重（謂費心者）是鈎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此與起語首尾相應且言莊公不欲誘陷太叔而不知自受欺心之害與鈎者自吞鈎餌獵者自投陷阱何以異乎今人作文鮮知首尾相應之法）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拙者險之對以至拙前至險此文章妙處）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周鄭交惡

出處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主意　終篇以名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並稱周鄭無天子諸侯之分終責周不合與鄭交質不以天子尊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天子君諸侯臣）猶諸侯之視大夫也（猶諸侯爲一國之君大夫爲諸侯之臣）季氏於魯（季氏魯公子季友之後其後季氏專魯之政）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魯君而季氏臣）陳氏於齊（陳氏陳公子完出奔而仕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强猶齊魯之臣也（結上文意謂諸侯大夫無並稱之理）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質音致）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東萊責左氏不辨名分）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叛周謂取麥禾）而責周之欺鄭（欺鄭謂王曰無之）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

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平王東遷在春秋前鄭伯入爲卿士鄭伯謂武公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見不賢不敢去此鄭伯指莊公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謂王曰無之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鄭國之事也古無交質之事末世誠信不足然後鄭國有此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稛載而不顧

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發邑不過
一叛臣耳天子至尊猶自若也苟與之齊是自處
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
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
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
嚴之分鄭還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
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
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
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
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特本當時君子之論也

其論周鄭愿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
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是
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各爲君子者
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
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
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

世變 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繆左傳
作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
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
左師勃與夷獲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
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

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今按傳義聚公羊之說故錄于註三

章意 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國子而傳於弟所以啓弑奪之禍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不易之謂常不偏之謂中中常二字乃骨子一篇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為奇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書讒說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達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

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于商傳之禍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津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後世未至堯舜之聖而欲效其所為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稚子以喻宋宣公烏獲津人以喻堯舜何往而不敗哉宣其取戕傳之禍

臧僖伯諫觀魚

附考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考意以禍理心三字為經以畏信樂三字為緯謂進諫之旨戒之以禍而使之畏諭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理而使之樂也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

天寶之亂唐玄宗天寶年間寵貴妃以台安祿山之亂而不能毅敬宗驪山之行唐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張權輿叩馬諫日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此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日驪山若如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日彼叩馬者之言安足信哉舉臺城之圍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攻破建康圍武帝於臺城而殺之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唐憲宗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有云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上怒貶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畏而不能使之信者論朝會之禮請使有司[illegible]禮會之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日云云論律呂之本樂有十二律管六陽為律六陰為呂而不能已景

王之鑄鐘（同上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云云）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言而不能使之樂者）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謂唐敬宗憲宗）則吾說窮矣（謂張權輿諫愈言不入）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謂魯莊公周景王）則吾說窮矣（謂曹劌泠州鳩之言不行）臧僖伯之諫隱公（入本題事）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終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先可惕）使人畏（禍故可畏）可使人信（理故可信）然說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謂僖伯諫者諫卒不行）是二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

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後欲奪其樂亦疎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按上文樂字說吾道之樂在內觀魚之樂在外）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苴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龍門之鯉（世傳鯉有三十六金鱗者過龍門則化為龍焉）鬐鬣翻雲而鱗積海者（此是就觀魚上形容造語精巧）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不敢以禍言不當）

為以理言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嘗為而未知其不是為也不是為以心言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是之為[illegible]

心字知其不是之為雖勸之亦不肯為矣

用兵【出處】凡十餘字皆春秋時居[illegible]以奇計取勝者今以之多不屬

【主意】以識字為一篇血脈謂君子用兵一本於識彼之詐計無自而入

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識世未有識而輕者識則不輕動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識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識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識以撫御則衆皆不起

以識[illegible]御上至則人人[illegible]非反閒之所能惑也敵人雖行反閒自無可乘

之際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曰其輕而入焉曰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雖古之知兵者畏而攻之極其詐計至於十百千萬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詐雖多而無用故云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誠雖約而易守故云有餘彼常勞而我常逸詐故勞誠故逸彼常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一誠之效如此然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君子常勝故善用兵然自古書帝籍所勒

景鍾者黯晃相望此是結尾轉議無意並上文之論雖云正大亦近迂闊殊要此ミ

反雖方是文字此處設喻云自古以戰勝高勳功於帝籍勒名於景鍾皆大率多用饒之人無詐額

也覓劃鬢也而宋襄陳餘之流無爲天下笑宋襄公與楚人戰不

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反爲楚人所敗成安君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而反爲韓信

所擒然則小人之詐勝而君子之誠敗矣抑又何也設問而下文答蓋盡小人

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蓋云盡小人之術方是眞小人盡君

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盡君子之道方是眞君子不然則僞

而已以僞君子對眞小人如楚人韓信皆眞小人而宋襄陳餘以僞君子對之

特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一日之誠僞君子也百年之詐眞小

也安得而不敗哉其取敗也固宜以一杯之水而救一車

薪之火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葉邃超君子之短於兵哉宋襄陳餘之誠猶一杯之水楚人韓信之詐猶車薪之火引此為喻極新得到

隱公問羽數

【注疏】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主意】啓僭用天子之禮樂久矣隱公豈不知所用之羽數而猶問之衆仲蓋隱公之心謂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八佾於義理有不安焉僭乎衆仲不能推廣隱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於仲子之廟失此魯為可惜

凡習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有此二音設疑而問一[illegible]之身安之又何待於問邪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屈伸舞者之容綴兆舞者之位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考落成也仲子魯桓公之妾宮廟也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真不知邪是必有大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群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

獨能毅毅百載之非盛然不安義於問焉其天資
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
見於仲子之廟魯廟皆用八佾惟仲子之廟初用六佾一不可謂無補
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為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
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盡由告之曰周公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從
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
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
尊周公之身而褻周公之樂邪周公欲行之天下
而子孫已亂之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

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孟因是舉正禮樂一齊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之廟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邪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争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郊以祭天禘以祭其祖之所自出）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惟孔子能知周）公之降聖人一等（謂召公畢公）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

知況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但可惜衆仲失可詰之機會故

末流之獘至以陪臣而舞八佾陪臣諸侯之臣謂季氏也重形

夫子之嘆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夫子之嘆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盖爲隱公惜也惜隱公時不能正之

鄭伯侵陳

【左傳】隱公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

【主意】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知陳侯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然則雖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一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為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故卒亡於戎

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是則何能爲之一語安得不力誡之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爲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爲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

盟會聘享失禮

出處 凡二十餘條皆春秋時君臣盟會聘享始於失禮終致亡者今以文多不能

書爲如篇中所引亦只四條隱公七年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桓公九年言太子朝曹奏樂而嘆僖公十一年天王使賜晉侯命受玉惰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與叔孫昭子坐語相泣也

言意顯者晦之影明者晦之響春秋君臣當家庭隱晦之時未嘗持敬一旦盟會聘享當顯明之地雖勉強脩飾終不能揜所以啓當時旁觀者之議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平時謹獨者君子之所畏涖衆之容必肅於閒燕之日陪衆是顯明時對閒燕是隱晦時實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軟日盟

相聚曰會遣使相問曰聘以禮飲酒曰享此言垂於經典賓之時金石在庭籩豆在薦賓相位前三揖在下旦失色於堂旦早也行禮堂上苟有失色之舉暮傳笑於國暮晚也傳之國人皆笑之一片言之誤亦謂符時禮可以起萬口之譏萬口亦指國人而言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邪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惜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歎世而售其姦者毋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醫書曰肝其候目腎受病則耳不能聽醫書曰腎其候耳脾受病則口不能食

醫書曰脾氣通於口心受病則舌不能言醫書曰心其聲言受病於
人之所不見肝胃脾心人所不見以喩人在隱晦之時則其病必發於
人之所見矣目耳口舌人所同見以喩人在顯明之時是故隱顯晦明
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
彰被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
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脩飾終有時而
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
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
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四不自知諸明又張掩之意方正冠鳴
佩謂盟會聘享時儼然肅然自謂中禮勉強脩飾而不知人已

議其後矣乎居暇日瞻望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輿（結尾歸正意謂對衆欲無失禮）必先無得罪於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疏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猶譏議禮之人）夫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謂以失禮而料其死亡猶瞽史之占人禍福也）而懲失繆戾（措失禮者）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設使有知道君子在旁）其所見必異於瞽史矣又將若之何

頴考叔爭車

【出處】隱公十二年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

【主意】以孝立說謂潁考叔能盡其孝於事親之時而舍羹以感莊公之心乃不能推其孝於治兵之時而爭車以取殺身之根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此亦引喻立意拈理氣二字作話頭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荄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皆元氣之所為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交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

名名鉅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受氣一偏故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之心隱公元年鄭莊公克太叔段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

於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爭一車而殺其身公孫閼字子都穎考叔與之爭車子都射而殺之惜哉其與莊公問荅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謂授兵于大宮時嘗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授兵爭車則忘其親是見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此是融化見堯於羹見堯於墻之語以上一節文法而意甚別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輈於大

遠矣輔車輔也遠道也則無挾輸之舉矣肯推其不能推故始得純
孝之名而終不免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
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
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享親
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
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政曾子之所謂
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
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音左氏
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
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

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穎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齊魯鄭入許

事實 同前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主意 二之不許齊魯無功不敢受鄭雖有一而不敢專可謂善處功利者也

共惡易共利難 惡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惡 共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疏變恩為怨鮮不以共利者吁

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恥己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發之王濬王渾同伐吳濬平吳而渾譖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則三國禍矣許雖褊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引喻一兔一金之利雖小必爭）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

與齊而齊不敢受與以與魯而魯不敢受卒歸之
鄭而鄭伯猶不敢絕許之祀縣許之疆嗚呼孰謂
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齊魯無
功而不敢攘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
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
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大而共政小而
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息侯伐鄭

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立言】責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疑鄭蔑已忿心易生故先加兵於鄭自取喪師之辱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者彼謂常人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息之為息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祗慄危懼猶恐不保況敢與人爭較乎當其與

鄭違言之際（違言謂言語不相和順）能自處於小國之常則鄭必不能自違於息息亦未必取敗於鄭今乃一不勝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至一不踶之責皆萃其身也（踶是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一不加兵於息息反先加兵於鄭何邪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邪使吾先

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此二人非昔賢而今[illegible]先貴後賤[illegible]同[illegible]忍也而奉我者遷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遷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我所當講明推行之事而此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此說宗為之

羽父弒隱公

傳 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遂弒隱公于寪氏而立桓公

主意 謂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隱公遜國於其弟甚義舉也貪慾數年去位不亟遂陷弑奪之禍非為義而得禍乃為義不盡而得禍也後之為義者鑒隱公之禍敢不勉乎

嗚呼求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況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弑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為人皆以為隱公之弑敗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是何邪隱公之

然非坐爲義也坐謂坐罪之罪言隱公非是爲義而得禍乃坐爲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威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蓋戮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介然之際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懽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凛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敢以成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令羽父敢對

隱公明裘戕賊之言而不忌是必隱公貪慕顧嘗
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
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嘗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
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授攜之會間
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邪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
威公之疑而卒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
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況
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然則君
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

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為義者立

一善脩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故曰勉天

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賊也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一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二

臧哀伯諫郜

出處 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云云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主意 謂桓公弑其兄而奪之位魯之賊也臧哀伯不能為先君討賊反為忠言以禱其附其於威公信無負矣寧不有負於隱公乎

蘇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

賊然則簒君之忠臣齊非治世之賊臣邪臧哀伯之諫郜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威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剸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邪斬關之盜犯門斬關强盜也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鬭毆以斬關而緊

穿窬鼠竊事也以殺人而槩闘毆微罪也彼桓公親為弑逆而不忌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謂哀伯不討桓公而反進諫是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謂哀伯不知弑君之罪大取鼎之罪小而乃諫之是不智也）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王莽即位而伐匈奴嚴尤以三策諫之）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

覲其所立附人之朝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鑵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向若威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漢陸賈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邪吾嘗謂羽父之請為威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出處 威公二年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

二十四年在春秋前晉封桓叔于曲沃隱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其年王立哀侯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

七年曲沃伯殺小子侯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illegible] 嫡庶長幼之分天實為之晉穆侯於名子之際立意輕重遂致曲沃覆宗國

之禍周王又從而封之致使後世庶奪嫡少凌長皆晉與周自亂其天敘之分以致

無窮之禍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為也聖人制為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夫

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緒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逡巡卻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私欲之利害而啓萬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肴亂之溺於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名長子曰仇惡名也少子曰成師美名也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謂嫡庶長幼之定分至是皆壞盡為晉周所壞後世始知人可勝天不顧天所生之嫡長庶可奪嫡幼可陵長爭奪之禍史冊

相望紛中國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諫措無逆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衂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天生之分人莫能爭是則嫡庶長幼之分之異於天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之定名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齊鄭衛戰于郎

出處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齊衛鄭一戰于郎鄭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

主意　鄭忽救齊有功自謂過人至欲辭齊昏而又伐魯初不知盛德大功皆嘗為之事何過人之有哉

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古今以驕矜為通患抑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耶果當為也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

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請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為過人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邪甚矣其惑也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排突恤鄰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斬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躐之又從而加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獲戎之二帥大良少良獻俘馘獲其甲首三百振

旅以獻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欲以伯而加侯）氣饋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侯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日之壯氣安在邪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步慢之（魯為班後鄭）已不能平（怒而加兵於）餒失志則氣凋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此心初無義理之養）惟視外物以為輕重（心無所主聽命於物）隨物而盈隨物而凋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知

也一身不能自主於物況欲主人之國哉況君而使

一國聽命於我哉

評語十分精神

鄭太子忽辭昏

出處 閔公六年初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不從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太子忽復歸于鄭十七年鄭殺昭公

主意 為國而破人以為里不惟人不足恃而禍實生於所依焉使鄭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忽之失國在於微弱而不在於辭昏也

為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一篇主意在此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及阨於楚之師折骸易子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抑又有甚者焉魏孝武帝背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耳一旦脫

身虎口報策入關搶所畏而得所依所畏謂譬所依謂豢天
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學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
高歡乃在於所依之字文泰以是論之非唯人之
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
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
辭齊不能依大國以為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
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
然則忽之辭齊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以
懦弱致禍遂并以辭齊譏之殊不知忽得之於辭
齊而失之於微弱忽以懦弱為人所逐非關於辭齊也一是一非爾

不相養辭令則是殽胥則非烏得以後之非慶譏之是義怨
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信斯言也
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克為多而不能與乎
孝以周公為兄而不能與之管蔡以厲宣為子而不
能與厲王宣王曾自求厲王不能求也福非在外之物故至親不能相與後大國
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王福周
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
識忽之不能蹈其言則夫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
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鄭忽為人固不足道而其言甚當理釋然開
悟則天下之福無在我之外者所謂自家豈曰小補之

詹父以王師伐虢

[出處]桓公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主意]以理分二字立說謂分與理一犯分而訴其君理雖直勢亦曲矣豈有犯分而得謂之直乎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信音申。○此一段舉之体起頭二段亦是正意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世之分亦何為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

可屈乎宣人之惑不服也虢公諸侯大夫詹父於威王詹父有辭(有辭謂其理直)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各是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威王不當以曲直之理而褻上下之分耳(不當屈分以伸理)其罪威王則是也(固當罪威王為臣逐君)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不較罪威王較君臣故直)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為霸王時)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庸用也言如此則無所用其刑矣)襄王之意豈非以矯威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

可以為萬世訓至君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元咺既已訟君不嘗更辨其直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孝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譬如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而證父理已曲矣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訟兄者先有訟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訟之事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嘗看

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是詹父之直因訴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周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後齒無憾矣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威王不知此理故助詹入而逐其君襄王知之而不盡襄王不盡知此理故雖不發衛侯而猶釋元咺理直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

也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汜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出處 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也

主意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此二句可為此事之斷案又劃出新意言人能以貪財之心而求道以吝財之心而守道則所得詎可量哉此是就當說中叢出新意所以為妙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

雖不一而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如之何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貪吝雖非善事而皆有用處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是非善心亦人情所不能無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强使之無人情不能免此亦不必使之無也但要善用其貪吝耳吾心一旦發悟求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善用則

理也 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中此即天理人發

同行異情之意 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加於事之惡者則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以求財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立而不已必求與權 必求造於達權知變之妙 賢而不已必求為聖 及求造於性焉安焉之境 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心以守道與生俱生欲不能遷 當生而不為物欲所移 與死俱死感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異向之惡 好貨 今之善 好道 特因物而改其名耳 物事也因事之善惡而改其名 曷嘗有

二念哉 其為貪言之念一也

楚莫敖屈瑕 莫敖官名屈瑕人姓名

【[illegible]】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

設備及羅之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註意 假設操舟一事以喩屈瑕与掛文辞
人傳同一撲輒上意謂屈瑕初受教於闘
廉以取蒲騷之勝宋屈秉熊誇敵之策以
敗絞入便謂能盡用兵之術卒取敗於後
人軍敗身喪貽笑後世蓋屈瑕
之死亡係於戎絞之勝敗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此非實事蓋假設以喩屈瑕也其始折旋疾徐折旋謂運轉之方疾徐謂急緩之節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帆所以乘風楫所以運舟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乎灘淺瀨求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舟人不知幸免沉溺之患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遂謝遺舟師傲然自得汨視溟渤而藐視江湖推鼓

徑進巫犯水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遂澎湃奔鯨駭鮒乃彷徨回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柂身膏魚鱉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危謂身死時幸謂小試時）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亂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鄖音云騷音蕭○鄖國名蒲騷地名其時鄖人欲与四國伐楚師）自知將略非長（屈瑕自知為將謀略非己所長）委計鬭廉教以次鄖禦四邑者鬭廉也敎以說師實加於鄖者鬭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鬭廉也無小無大惟鬭廉之謀

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
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
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絞小國猶洲渚之間小水也）幸而殺人
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筭無遺策凡天下之言
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
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身戮（楚兵大敗屈瑕縊於荒谷）
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
其禍端（楚王夫人鄧國之女姓曼）歸之蒲騷之役（鄧曼言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
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

挫於絞人蓋使為絞人所虜猶舟人小試而遇風濤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謂是以勝絞人忘其幸而矜其態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鬬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鬬廉教我乎行軍之法別有從徒以登山采樵却用正兵以扞衛之今屈瑕設計欲誘絞人故不用兵扞衛采樵者所以絞人獲三十人明日屈瑕以兵守其北門先設伏兵於采樵之山下復縱役徒登山采樵絞人爭出而驅之為山下伏兵所敗蓋屈瑕自設此計非出於鬬廉之教也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隋之於後勝於絞所以驕之敗於羅所以隋之庸非天欲鑿

之手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亦猶函邪一聽教閻羆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苻堅下詔云云其辭至競競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張掖郡名西域西戎也王猛死後有此徵勝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亦猶函璲伐羅之苗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一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必不謂天下事止此耳堅之喪國即函璲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

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如得臣之羹以一能敗一身者矣如屈[illegible]之類豈不甚可畏邪

蔡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十四】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毋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而轘觀起棄疾請尸既葬遂縊而死

【十五】雍糾欲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欲殺子南而謀於其子雍姬告之而殺其夫

疾不告而殺其父君子處雍將棄疾之變則當如何斷之曰此君子所必不遇之變所不必講之事也吾謂君子豈有人敢必殺吾父之事而謀諸我乎

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埜之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婦也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又何必講求眞理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眞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望者意消人之望見孝子殺意已盡消殺有鍾欲讖諺
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
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
里閭之相毀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
夫婦閭豈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
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
之為人矣乎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一旦
忽聞殺親之謀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犯咎也言與
不告無一二可者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者則
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

君子之域則未有踐為君子而復還此變者也今緩於為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桓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集覽】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名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即惠公屬壽於左公子名洩夷姜縊宣姜即宣公所在伋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宣公卒二公子立黔牟惠公奔齊〻莊公六年衛侯入惠公也殺公子黔牟殺左公子洩

右公子二黜

[illegible]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理也。以二子之賢而生於淫亂之中，豈見天理之予賢可恨也。然以宣公之淫亂而育二子之賢，豈乖氣反足以致祥耶。蓋二子者，君子所謂祥而衛國所謂異也。二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桴鼓槌也。以類相應，如鼓應桴。物之祥不如人之祥，人之祥是賢，包伋壽二子。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

之門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禮督縱悖亂瞿
聞于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逆為姦為
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好乎
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
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斁矣乃生民
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
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瞀悖亂
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見聞者何事
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
子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

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自蕩朋惡黨視之（如宣姜惠公皆是蕩朋惡黨）豈不猶妖孽哉（二子獨異賢衆故衛國視之如妖孽也）讒諂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為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宣公不能受天之祥）則祥變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風驅雷動萬惡胥消固可以變鶉奔桑中之詩而
為漢廣行露之章矣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
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天資如此之謂）反
不能已衛国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穜之種受於
天也（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亦猶人資質之美得之於天）如是而播（種）如是
而植（蒔）如是而耘（去草）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
（莊子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
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於
姦雜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著無他
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

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

威公文姜如齊

【出處】威公十八年公將與文姜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主意】欲之寇入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威公文姜犯禮如齊自隳其城郭所以致殺身之禍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也兵革而不知畏無形之寇

物也 欲 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
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
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
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
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
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
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
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父之
女兄弟曰姑己之女兄曰姊女弟曰妹若已嫁人而歸父母家兄弟弗與同席亦
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

其為甚急也及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弱而罹拉幹之禍拉折聲也幹脇骨也公子彭生有力齊侯使與公同車因折其脇骨而殺之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二出於禮而禍遂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邪君子視欲如冠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

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未見物欲之害人故厭惡禮文之煩拘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夷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中禮其禮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經禮有三百條曲禮有二千條曲禮謂委曲禮文之事猶恐其簡也亦猶恐隍塹之夷者入逸簡二字與煩拘為對況敢厭惡其煩與其拘邪

楚武王心蕩

出處 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遂行卒於樠木

之下一

主意 耄之戒無理義以養其心所恃者血氣之剛耳死期將至血氣既衰故心隨之而蕩焉若聖賢以心御氣而氣聽命於心故勞逸憂樂死生雖變於前而此心不為之少變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心聽命於氣故如此志者氣之帥也人心隨氣變而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

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
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
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
之時曾子侍坐於孔子避席請問凡聖賢處生時易簀之際曾子寢死令曾元扶
起易簀此聖賢處死時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不為生而屈不為死而固楚武王憑陵諸夏楚蛮夷之國以稱王武王強盛憑陵
諸夏小國殲而併之臨敵多矣臨戰陣者不知其幾逮其季年伐蕞爾
之隨而心蕩焉蕞爾小貌心謂心志散亂蕩被初未知治心之
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非真能不動也
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能不隨之而

蕩乎彼鄧曼者古且歸之天而又歸之鬼神（又譏先君）

（知王淫盡故蕩其心）拚不知心即天也（初不知心至公即天）之未嘗有

心外之天心即神也（心之妙用即神）未嘗有心外之神焉

可捨此而他求哉（捨吾心而求与神者非也）天心由氣而蕩氣

由心而出蠱生於祿而害祿者蠱也（蠱喻氣祿喻心）蚋生

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使

楚武而悟則賊善心者豈他人耶將不得而遁矣

（賊非在外豈容遁逃）賊既不得而遁盡亦鋤治是氣絕其本

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

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者爾苟失其養則氣為

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聖賢知此）亦何常之
有哉（為賊為神均此氣也）憒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
氣也（衆人不能養氣故當死生之變而心亦變）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
其正者亦是氣也（聖賢獨能養氣故當死生之變而心不變）凌煙圖繪
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勍敵耶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三

鄧三甥請殺楚子

出處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滅之

主意 四鄰能害吾國猶六氣能發人疾三甥不教鄧侯自治其國而欲殺楚子猶醫者不能教人自養其身而欲除天之六氣豈理也哉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陰氣過則人感寒疾陽淫熱疾陽氣過則人生熱疾風淫末疾風過甚則手足緩急雨淫腹疾雨過多則腸胃泄注晦淫惑疾夜以安身而耆欲過度則蠱惑其志明淫心

疾（晝以應事而思慮過度則勞亂其心以上皆醫和之言）有醫語之曰六氣者致疾之原（六氣生六疾）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猶言晝去四鄰而後吾國無害）世寧有是理邪不咎人而咎天（不能教人養生而責天之六氣）此天下之拙醫也（猶三甥請殺楚子亦拙於謀國矣）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端汝視履（目不妄視足不妄行）嗇汝精神時汝飲食（以養胃氣）審汝藥石（以藥邪氣石鍼砭也△此四者守身之法）六氣雖沴（毒列）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剴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

死生(三甥但知亡鄧者必楚子)汲汲然欲殺之何其踈也抑不
知亡鄧之原昌嘗專在於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
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
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
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鄰
國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
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
當是時彊陵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冀使鄧
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豈獨一楚哉必若三
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可亦迂矣嗚呼四鄰固不

可盡吞縱欲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邪三甥之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無放桀者邪桀為萬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為失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郕

出處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主意 諸言小勇與怯相反大勇與怯相類莊公自責而不與齊校似乎大勇矣然莊公非不欲校蓋怯齊而不敢校耳未責莊公不合通齊議論極高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也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拉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

於心敵忿欲之興讐勃熾烈內焚肺腑形客心敵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無勝小敵而受屈於大敵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古者勇力無過發四人者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見得勝大敵爲大勇然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馘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但能自克心中忿欲之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發明大勇似怯世又將以怯名之矣內勇而外若怯故倒得怯之名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會同伐鄭而齊專有其

功鄉獨辭予背師人請之所必校也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此君子之不校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此莊公之不校○新莊公事十分精神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不校特義校之者予心也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矣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來鄙而不校者特畏其彊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莊

公之不校與勇者政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彊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君或人說之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其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讎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

靖郭不孚前失之說宗 御 失在於通齊之始耳 一
之失 之失

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

謀始 引易訟卦大象辭語 謂謀其始之道

妖祥

凡言天變謂星气暗戰神怪 妖祥之事今只立多不經祥錄 謂天下有無可疑之事也假 特以耳口之至耳聞者指為怪耳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 言識常宇者 謂之日蝕論 空者謂之星隕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言謂之雷云然倚空者謂之虹然際空者謂之海者 六

皆人常見之物 六 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

今空字用得精巧

邪貞所以冥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習也為高樓愴之妖未不鮮矣之異世多怪而其傳之者必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禨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有晝必有夜有晝必有長有禮樂必有鬼神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辨之常則輕之抑不知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造

俗欲聞而覩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而峙海何為而停此所謂聲形形之理耳不可聞目不可見者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文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音五●莫見其端孰窮其本莫測其倪孰窮其原反欲窮其辯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知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求於所聞覩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將釋然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

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不知者死而已呼至理無二（人神生死同一至理）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生死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弧弓）後說

之弧說音脫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隣於明明隣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交居睽之孤爭然獨立睽幽明而為兩塗謂明自明謂幽自幽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六三本正應而上九疑之故見六三若負塗之豕疑其污也載車之鬼見六三若載車之鬼疑其怪也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幽明本一理也疑則射始疑六三故先張弧而欲射之解則止疑心既解故說弧而不射疑則寇始疑六三而指為寇解則婚疑心既解始知六三非寇而乃已婚媾之親也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知幽明一理則無可怪之事猶陽之發見陽氣常舒陰之[illegible]

匿陰氣常然陽明陰幽常若不通陰陽未和故也及二氣和而為雨伊川解云陰陽和則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髣見其義釋遇雨則言之義陰陽和而為雨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蔽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吾疑蕩滌而不復存矣無疑則怪之有何子路之聞聞夫子之教豈非遇雨而群疑亡者乎悟幽明之一理故也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左氏雨知此理必不錄此神怪妖異以為可驚可愕之事矣

齊魯戰長勺

【附錄】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書劌入見問何以戰云云公曰小大之獄雖不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之乘戰于長勺云云齊師敗績既克公

其鼓對曰夫戰勇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注意 曺劌聞莊公察獄以情之說遽許以一戰者以人在縲絏之中异君之賜故致死以報也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獄用情對曺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邪是言也特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將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曺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略與孫武吳

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僭匹也使莊公之言寡欲之言識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蒯之聽邪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困之不敢怨詹之不敢叛者劫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騷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羹之怨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楚王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嘆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又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怨入鄭師故敗引此以證報怨之說恩恩

恩怨恩謂報恩怨謂報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服豫之
時深感固結於法制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
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窘困之中乃窘辱怵迫之甚也子
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
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刖子之
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之治
臣也先後臣以法先後謂輔助也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
之知子羔先以法之意後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
前者見子羔不忍刖刑之心有臣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夫人
在縲絏之中錙銖之惠有若鈞石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比

言光惠鍾輕感恩則重予羔特一有司耳典獄之官有哀矜之意無哀矜之實有司不能救人之罪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邪所以曹判許之一戰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荅其賜若民既樂死則陷堅却敵陷堅兵却敵人特餘事耳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後人之言戰不同蓋有論戰者後人之言戰也有論所以戰者古人之言戰也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此戰之本昔晉士蔿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四者嘗戰之本當時之論兵者毋如此柳宗元論長勺之役

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

卒地形之屬宗元言曹劌當以此等事爲問宗元之所言皆所謂

戰而非所以戰也烏足以知之合如此議宗元之論

宋萬弒閔公

【出處】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十二年宋萬弒閔公

【主意】公孫述以狗而失焉蓋之心宋閔公以縱而召宋萬之怨皆無鼓舞豪傑之術長也善鼓舞豪傑者必如漢高祖而後可未段引文武周公以至誠待將帥議論愈高狗縱一字是骨子

嗟戲嗟鄙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

待焉援也以述之肅反取并呑之議光武之遷而援妾心焉然則樸遬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亦不可拘之以法度破崖岸削邊幅崖岸者江河之兩際邊幅者布帛之兩旁破之削之皆示不拘法度之意捐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請謔浪以盡其歡嘲請讓罵也謔浪戲語也此以盡其歡悅之意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南宮姓萬名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慚悔之者豈非豁略去細謹自謂

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紛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
祖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恃夫而試馮婦之術適
足以劘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
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
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
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
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
也無鼓舞之術徇則為公孫述縱則為朱闓公何
徒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之術可為至
矣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卒見於末年此所以

厭哉劍擊柱之爭而循兢叔孫通之儀也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𨚫見其所謂儀者苟綴奇碎耳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哉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鄙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但惜當時無人以文武周公之詩面陳諭之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傅瑕 出處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既伏其罪矣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乃縊而死

主意 傅瑕內叛之罪不如原繁中立之罪大內叛之罪人知之中立者君受其賜已享其利其害如其大焉

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

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讎所謂讎敵者賞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雖賞其叛君即己必疑其叛己即人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審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泯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讐亦不為人所

僭自古之時禄保位者亦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
易窺其爲也厲公以私識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
者假手於厲公以大義爲臣者戒觀繁對厲公之
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説
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
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
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妄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
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㕘其
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
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禄常自若

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褒之充者矣中立如原繁有將而于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主云

王賜虢公晉侯

左議 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主意 謂王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已有而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議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王不嘗以名分與人君能謹寄人君俾守之耳[illegible]也廣輪之博幾曰廣二曰輪此言土地之大

啓籍生齒之繁啟籍謂民數也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以此詔人民之名甲兵卒
乘之雄甲曰卒車曰乘此言單發之強比日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
之有也天未嘗與君設周惠王詔說視為己物輕以假人當
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
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
爲我恩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人心無厭侯而
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王之禮惠王旣假晉侯
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畢殺假
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設
上令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

況霸其上也況公侯之近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
爭辛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
也然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丞席此出記禮器篇
所爭者纔一重耳此言爭於毫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之堂七尺此處同上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
子諸侯之分君尊臣卑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
揚言尊卑席殊而所爭微細何儒者之迂邪大隄云横記此譬喻以解
釋上章隄累土石洋之以防水厄屹如山岳雲横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
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
之綱言有之不足猶隄而使高無之不足損隄而[illegible]然水潦暴至齧與隄

乎拘循循尺寸之上未後則偏求之人可恃無恐嘗是時百萬生靈之命繫於尺寸之上焉尺寸之上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哉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鬻拳兵諫

史要 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主意 人臣諫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諫之不善鬻拳不求之己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脅君以兵也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不善不在於君之不從諫之

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藥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

知又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癸在人事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遽欲脅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楚子

所謂則陷於逆亂其心逆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
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
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乎刖足不
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
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
邪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而脩於後隨
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須
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樞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
夫豈在於用力邪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前漢
吉傳云廣廈之中細旃之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上從容片言基平治

之原者固未嘗諫聲色貨財說也宰相折攝已爲
下策况飭干戈於君側邪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
諫諍輔拂音弼乃曰有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強君君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
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
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丐者與
倚頓較富也危矣哉

卜筮

出處 凡十數條皆左傳所載卜筮、有驗之事今之文多不復詳録

語意 以心主記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發世不求於心而况於卜筮故附愈詳而驗

愈陳

物莫不能先（言凶禍福皆有先兆微物亦然）礎先雨而潤鍾先霜而清灰先律而飛（古人置葭灰於十二律之端以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灰先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淪旁薄於覆載之間（天地之間升降飛揚無非陰陽之所為者）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礎如蟄如蟻之類先見陰氣之幾者也如鍾如灰如鳶之類先見陽氣之幾者也）如印券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天地間謂之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聚散慘舒

吉凶哀樂猶痰痛疴痒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清明之氣不為物欲所亂)志氣如神(此吾心寂然不動之時)嗜欲將至(嗜欲謂應事接物時)有開必先(天地間事事物物皆有開先之兆)俯而觀之(在天成象)熒惑德星(熒或災星德星吉星)攙搶枉矢(二者皆凶星名)皆吾心之發見也(天象不在心外)俯而觀之(在地成形)醴泉瑞石(祥瑞)川沸山鳴(災異)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龜為卜蓍為筮)方功義弓(此龜卜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老少奇耦(此蓍筮也蓍四十九揲得九是為老陽於爻為重回扐揲得六是為老陰於爻為交⊗扐揲得二是為少陽於爻為單曰扐揲得八是為少陰於爻為拆曰七九為奇六八為耦)亦吾心之發見也(卜筮不在心外)未萌之前

灼龜以卜三兆已具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揲
之前揲蓍以筮三易已彰同上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
既灼矣已卜蓍既揲矣已筮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兆以
卜言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易以筮言混融交徹泯然無
際聖人先知與卜筮合敗甲折抹云乎哉敗甲謂龜折抹謂蓍言聖人不宛卜
筮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
為煩矣況區區推步揣摩之煩邪卜筮之理嘗見
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
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
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

恊朕卜而已一恊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語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已或者以左氏所載巧發奇中動心駭目而不知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驗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希闊寂寥絶無而僅有也乃可諉曰無驗

不傳於書者吾意不啻什百千萬於此也謂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爲猶庶幾焉是雖未足以議聖人之卜筮然蓍無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尊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蓍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蓍龜者邪寔桑林之見妄也僂句之應僭也實沈臺駘之祟妖也彼蓍龜之中曷嘗真有是邪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蓍龜者心之影也小大脩短或其自取傴者曲而躄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出處 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云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主意 謂史官直書時事其扶持公議之功甚大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周公作周禮以六卿法天地四時其屬官六十總為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於齊威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

記之備矣又其發周王之孫攜晉侯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子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萬世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

茍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孔子春秋由史書而成故稱其功之大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三

迷南無安

1